

留在岁月里的时光

文/冯骥才

一岁将尽，便进入一种此间特有的情氛中。平日里奔波忙碌，只觉得时间的紧迫，很难感受到“时光”的存在。时间属于现实，时光属于人生。

然而到了年终时分，时光的感觉乍然出现。它短促、有限、性急，你在后边追它，却始终抓不到它飘举的衣袂。它飞也似的向着年的终点扎去。等到你真的将它超越，年已经过去，那一大片时光便留在过往不复的岁月里了。

今晚突然停电，摸黑点起蜡烛。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，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；室内无风，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；些许的光散布开来，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。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，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——思考。

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，不是思想者，而是普通大众。比如大众俗

语中，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“年根儿”，多么真切和形象！它叫我们顿时发觉，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，已被我们消耗殆尽，只剩下一点点根底。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、拮据与深浓……

一下子，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。不管这些事情怎样庞杂与艰辛、无奈与突兀。我更想从中找到自己的足痕。究竟哪一些足迹至今清晰犹在，哪一些足迹杂沓模糊甚至早被时光干干净净一抹而去？

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，使劲看去。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，忽然看到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。目光冷峻锐利，逼视而来。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。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。它何以穿过夜的浓雾，穿过漫长的八百年，锐不可

当、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？

显然，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工传神的本领、非凡的才气；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。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，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。

在这里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？

植物死了，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；诗人离去，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。时光对于人，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。当生命走到终点，不一定消失得没有痕迹，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。

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，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？再造生命，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。

(节选)

隔壁的孩子

文/李娟

隔壁住的那家人，家庭成员非常简单，就母子俩。母亲非常年轻，很会打扮。儿子9岁，上小学3年级。

他们的房间和我的一样，不到20平方米，中间隔了堵墙，前间吃饭，后间睡觉。几乎没啥家具。这样的房子可算是这个小县城里最便宜的住处吧，房租一个月才150元。位置偏僻，上街不便。墙壁薄，无法过冬。又没有上下水，厕所是户外公用的。总之极不方便。

那孩子并不调皮，是个自来熟，和谁都能搭几句话。口吻跟大人似的，头头是道，热情得体；做起事来也面面俱到，客客气气，看不到一点孩子气。太神了！

尽管是早熟的孩子，但他妈妈打起他来，还是毫不含糊，并且几乎每天他都要挨两次打。一次在早上，一次在晚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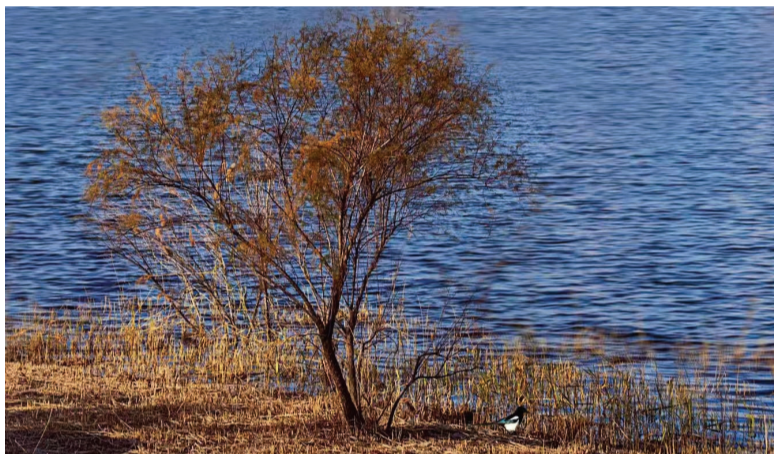
早上往往因为没有好好洗脸。这才多大个事啊！反正他妈妈先打了再说。唉，挨打的时候，无论多成熟的孩子，哭起来仍然是个孩子。

晚上挨打是因为算术题又做错了。并且当妈的坚持是错的，儿子坚持没错。儿子一边躲棍子一边哭喊：“你什么也不懂！……你不懂装懂！……凭什么你说我错了我就错了？”

他妈的棍棒速度加快：“你又凭啥说我不懂？我有啥不懂的？”直到两人都累得筋疲力尽了，才又坐到一起，继续研究下一道数学题。

好在这孩子性格还算开朗。每次挨完打不到20分钟，就忘记了一切屈辱，主动求和，“妈妈”长、“妈妈”短，说这说那，商量柴米油盐的事情，认真地出谋献策，一点也不记恨。直到下一次挨打时，才想起一切，边躲边愤怒地大喊：“你总是打我！你为啥总是打我？我杀人了吗？我放火了吗？”他妈说不过他，只好加重棍棒的力度，并跟着一起大喊：“那你杀人去吧！你放火去吧！”孩子到底还小，被打得招架不住了，终于开始求饶：“妈，别打了！我再也不敢了……”他妈一听，打得更起劲了，又踢又踹：“教你不敢，我教你不敢！”打完后，一片寂静。没一会儿，当妈的开始悠然地哼歌：“……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……”儿子也跟着大声顺出一句：“既然我并没犯错，为何还要离开我？……”然后两人一起快乐地唱。这首流行歌平日里听来恶俗至极，但被这母子俩一唱，听来格外有味。

(节选)



摄影 林萍

暖暖的记忆

文/余秋雨

世上最无情的是时间，最留不住的便是光阴，记忆的年轮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岁月的脚步沧桑了指尖浮华，掬一捧光阴，细数过往的倒影，那深深浅浅的字里留下的淡淡静好，便是时光给的暖。

人生，一眼回眸便是一个风景，一个转身便是一段旅程，心痕过处，风景依然，生命中总有些记忆停留在心底，听一首歌会想起一个人，听一段故事会勾起一段过往，谁曾在谁的青春里走过，留下了浅浅的笑靥；谁曾在谁的花季里停留，温暖了想念；谁曾在谁的红尘中驻足，如歌的岁月中书写着如梦的诗行，明媚着曾经的过往。

时光在再花染凉意，沧桑了谁的容颜？寂寞流年，你曾为谁染指悲

伤？美好总是短暂的，如天上流星，转瞬即逝，但那些遗落在风中的，会在时光中沉淀成淡淡的花香，芬芳一生。回眸岁月，不是所有的相遇都会相知，也不是所有的相知都会永恒。人生悲欢离合都是情，聚聚散散都是缘，如若遇见，别问是缘是劫，珍惜了便是永远，多年以后，在阳光下想起，嘴角会微微上扬，念起，便是温暖。

感谢岁月给我一方晴空，让我带着一颗明媚如初的心，过好生活的每一天；感谢生活给我温暖，让我在平淡的时光里细数人间烟火，笑看月缺月圆，或许时光可以老去，光阴的对面，永不老却的是爱和温暖，回眸间，愿爱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的人都健康幸福，如此足矣。

(节选)

弟弟

文/张爱玲

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都不。从小我们家谁谁都惋惜着，因为那样的小嘴，大眼睛与长睫毛，生在男孩子的脸上，简直是白糟蹋了，长辈就问他：“你把眼睫毛借我好不好？明天就还你。”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。有一次，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，他问道：“有我好看么？”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。

他妒忌我画的图，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。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。我比他大一岁，比他会说话，比他身体好，我能吃的他不能吃，我能做的他不能做。

一同玩的时候，总是我出主意。我们是“金家庄”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，我叫月红，他叫杏红，我使一口宝剑，他使两只铜锤，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。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，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买菜，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。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，劫得老虎蛋，那是巴斗大的锦毛球，剖开来像白煮鸡蛋，可是蛋黄是圆的。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，因而争吵起来，他是“既不能命，又不受令”的，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，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：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，赶着，赶着，泼风似的跑，后头呜呜赶着——没等他说完，我已经笑倒了，在他肋上吻一下，把他当个小玩意。

(节选)

新赏析

APPRECIATION OF WORKS

对联咏兰

刘存发词

素心同草色，清韵随松魂。

仙姿偏重谊，侠骨有真情。

寒霜添雅韵，冷露蕴玄神。

碧叶随风舞，清芬伴雨飘。

绿叶千年藏野谷，朱蕤四季隐宦宫。

婀娜依然芳叶碧，迎人不意嫩葩香。

有意藏娇芳照旧，无缘采佩秀依然。

碧叶幽姿同夏竹，奇香倩影伴冬梅。

一品孤标君子气，寸心荡漾楚江魂。

素颜清逸来空谷，孤洁芬芳远俗尘。

断章

不知道，谁会因为相信你，开始相信了自己……

——(印度)泰戈尔

人到中年像是攀跻到了最高峰。回头看看，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“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揩”地往上爬。再仔细看看，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，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，有好多处陷阱，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蛙。回想从前，自己做过扑炉蛾，惹火焚身，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，一心想奔光明，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！这种景象的观察，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。

——梁实秋

把椅子靠在窗缘上，背着窗坐了看书，太阳光笼罩了我的上半身。它非但不像一两月前地使我讨厌，反使我觉得暖烘烘地快适。这一切生命之母的太阳似乎正在把一种祛病延年，起死回生的乳汁，通过了他的光线而流注到我的体中来。

——丰子恺

把自己活成一道光，因为你不知道，谁会借着你的光，走出了黑暗。

请保持心中的善良，因为你不知道，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。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，因为你不知道，谁会借着你的信仰，走出了迷茫。请相信自己的力量，因为你